



吴文英与“重九”词

另两首重阳词

吴文英之于宋词，既是一道坎，也是一段传奇。

他的词过于绵密、晦涩，并不易读。对于吴文英的评价，历来分歧很大。与吴文英同时代的尹焕说：“求词于吾宋者，前有清真（周邦彦），后有梦窗，此非焕之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”可见吴词的“即时效应”。宋末元初的张炎则对他兼有褒贬：“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，炫人眼目，碎拆下来，不成片段。”

但张炎却认为吴文英有一首《霜花腴》写得很好，为梦窗词的压卷之作，正好也与重阳有关，全名为《霜花腴·重阳前一日泛石湖》：

翠微路窄，醉晚风、凭谁为整欹冠。霜饱花腴，烛消人瘦，秋光作也都难。病怀强宽。恨雁声、偏落歌前。记年时、旧宿凄凉，暮烟秋雨野桥寒。

妆羞鬓英争艳，度清商一曲，暗坠金蝉。芳节多阴，兰情稀会，晴晖称拂吟笺。更移画船。引凤环、邀下婵娟。算明朝、未了重阳，紫萸应耐看。

这是一首吴文英的自度曲，词谱仅此一体。泛舟石湖的快乐转瞬即逝，明日重阳又该如何？吴文英想过节又怕过节，重阳成为勾起他伤感往事的因由。

张炎以后，吴文英一直处于被理解和被曲解中。直到强调比兴寄托的清代常州词派兴起，将周邦彦、辛弃疾、王沂孙、吴文英列为“宋四家”，把吴词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而到王国维、吴世昌时，又对吴文英词多加贬抑。历史上，很少见到这样被褒贬不一的词人。

吴文英还有一首写于“闰重九前一日”的《声声慢》为后人编写他的年谱起了关键作用。学者推测，吴文英所说的“闰重九”年应为理宗绍定五年（1232年），如此前推后敲，基本判断吴文英应生活在1200年至1260年间（夏承焘《吴文英系年》）。

他死后不多久，一场毁灭性的战争，横扫了江南故国的百年繁华，南宋宣告亡国。吴文英的晚年，不知所踪，全祖望猜他“困蹶以死”，实则充满悲悯。

吴文英所处的南宋晚期，是一个“无限妆楼尽醉哗”的时代，有人说，吴词背后隐藏着对国家命运的预言，鲜花着锦，烈火焚心，极其绮丽而又支离破碎。后人想要读懂他，只能手握一卷朦胧词作，来到这座七宝楼台前，重拾词人曾经的段段残梦。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。又到了一年中登高饮菊的日子。

站在翠微高处，我想起了一位南宋词人：吴文英。他，字君特，号梦窗，晚号觉翁，是四明宁波人。

吴文英一生布衣，流寓江南，存词362首。在宋人存词数量排行榜上，仅次于辛弃疾、苏东坡和刘辰翁，位列第四，堪称大家。

但关于他的生平，却如迷雾丛生，乱云飞渡。就像他的词，七宝楼台，拆碎下来，不成片段。

吴文英有一首代表作《霜叶飞·重九》，常被编入各种各样的宋词选。择字、时空编排、意境营造、用典都极具个人风格，辞藻艳丽而满目凄凉。

二九相重曰重九，本应是纾解胸臆的日子。可吴文英的重阳节，不知为何，却始终充满着寂寥与落寞。

记者 顾嘉懿

布衣终身的江湖文士

在南宋后期出场的吴文英，实在是词坛的一个异数。

因为他布衣终身，《宋史》无传，甚至连生卒年都不明晰。关于他的生平，后人只能从他的词作和零星记载中感知一二。例如吴文英曾在临安赵知府新建的丰乐楼壁上大书自己的作品《莺啼序·丰乐楼节斋新建》，末署“淳佑十一年二月甲子四明吴文英君特书”。我们这才知道他是四明宁波人。

但他一生留给家乡的时间和章句很少，多数时光，都消磨在苏杭一带的富贵乡。仅有一次，他送别韩姓友人赴宁波任职，

填了一首《木兰花慢》，词中有句“霁月清风，凝望久，鄮山苍”。鄮山位于今鄞州育王宝幢一带。吴文英少小离家，游居各地，寄倚权贵，向来有身世之悲。今天，友人去他家乡为官，勾起他对家乡山水的回忆，那里的树木草卉应该十分苍翠可人吧，一个“久”字，惹人深思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吴文英本不姓吴。据他的文友周密在《浩然斋雅谈》中记载，吴文英与当时的四明文士翁元龙、翁逢龙二人，为“亲伯仲”，即亲兄弟。也就是说，吴文英很可能是过继他姓的一个翁家人。

按板度曲的词唱生活

江南的一草一木，温柔旖旎，和无数少年词客一样，吴文英带着他的浪漫和才情上路了。

以他的才华，时常会有贵人令他在席间赋词，佐酒助兴。精通音律的他，也自然会与身边的美艳女子，有着亲密的接触和交流。一唱一吟间，群芳侧目。一笑一颦处，百媚皆生。西湖边的青年吴文英就像汴京城里的柳永，收获了春色与秋光，享尽了欢乐与缠绵，也留下了艳句与华章。

学者普遍认为，吴文英在杭州与苏州都有恋人，杭州的那位被称为“杭姬”，曾与吴文英走过孤山、六桥、南屏，留下回忆无数。十载西湖，傍柳系马，未逃春宽梦窄、瘞玉埋香的命运。佳人早逝，令吴文英心痛不已。

但我认为，才子的艳

情词，未必有特定指向，吴文英所伤悼的，无非是佳人相伴的岁月，未免曲终人散、红香褪尽的结局。千里江南，徒留相思。

吴文英和周邦彦、姜夔一样，都善于自度新曲，长达240字的《莺啼序·春晚感怀》生生把长调度成了散文，成为宋词长篇之最。

残寒正欺病酒，掩沉香绣户。燕来晚、飞入西城，似说春事迟暮。画船载、清明过却，晴烟冉冉吴宫树。念羁情、游荡随风，化为轻絮。

十载西湖，傍柳系马，趁娇尘软雾。湖红渐招入仙溪，锦儿偷寄幽素，倚银屏、春宽梦窄，断红湿、歌纨金缕。暝堤空，轻把斜阳，总还鸥鹭。

幽兰旋老，杜若还生，水乡尚寄旅。别后访、六桥无信，事往花

委，瘞玉埋香，几番风雨。长波妒盼，遥山羞黛，渔灯分影春江宿。记当时、短楫桃根渡，青楼仿佛，临分败壁题诗，泪墨惨淡尘土。

危亭望极，草色天涯，叹鬓侵半苎。暗点检、离痕欢唾，尚染鲛绡，弹泪迷归，破鸾慵舞。殷勤待写，书中长恨，蓝霞辽海沉过雁。漫相思、弹入哀筝柱。伤心千里江南，怨曲重招，断魂在否？

吴文英留下的360多首词作中，关于情词的描述，多达四分之一。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劳燕纷飞，他却一次次回想，元夕日、寒食日、重午日、七夕日、重阳日……每当他赏梅花、荷花、菊花、芍药、海棠，都会不自觉地嵌入爱人意象。惆怅双鸳不到，幽阶一夜苔生。

【解词】

《霜叶飞·重九》词云：

断烟离绪。关心事，斜阳红隐霜树。半壶秋水荐黄花，香噀西风雨。纵玉勒、轻飞迅羽，凄凉谁吊荒台古？记醉踏南屏，彩扇咽寒蝉，倦梦不知蛮素。

聊对旧节传杯，尘笺蠹管，断阅经岁慵赋。小蟾斜影转东篱，夜冷残蛩语。早白发、缘愁万缕。惊飙从卷乌纱去。漫细将、茱萸看，但约明年，翠微高处。

这首词里出现了不少重阳节的关键词，如“黄花”“西风”“荒台”“东篱”“茱萸”，末了遥想来年登高，也给人一丝希望。但通篇集结，却有种说不出的伤心。

离愁如烟云断续，一抹斜阳在经霜的枫林后隐去。“半壶秋水荐黄花”化用苏轼《书林逋书后》“一盏寒泉荐秋菊”意，词人采下秋菊浮泛在酒上，芬芳四溢，本是雅事一件，却以“西风雨”作结，一下把人带到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的意境中。

“纵玉勒、轻飞迅羽”二句乃是联想，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人人都赶热闹，谁会去荒台吊古呢？“记”字以下是回忆。想当年，我也曾醉踏西湖南屏山，携美婢艳姬，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，可如今，斯人已远，徒留寒蝉呜咽，倦梦知烦。

换头三句，转入今情。面对昔日的重阳节，取出尘封的纸笺、虫蠹的毛笔，把过去没填完的词章填好。却不知月色已转东篱，只剩下残蛩低语。最末，反用杜甫《九日兰田崔氏庄》“明年此会知谁健，笑把茱萸仔细看”诗意，把老杜的洒脱情怀，转变为自己的悲痛无奈。“但”与“漫”呼应，均是虚拟语气，通过设想来年欢聚，映衬眼下悲凉落寞。

通篇今、昔、明时空交错，繁而不乱，有吴词幽邃绵密的特点。